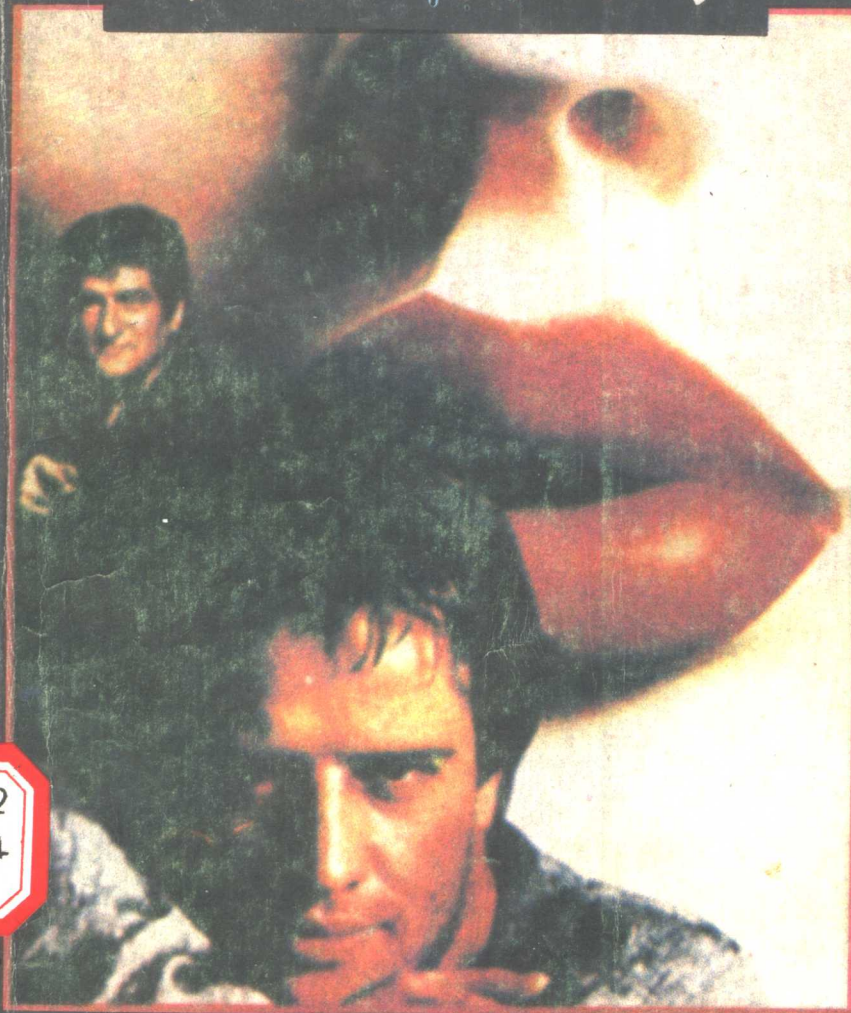


好莱坞大亨



352
2-4

杰姬·柯琳丝著 刘建军译

好萊塢大亨（下冊）

〔美〕杰姬·柯琳丝著 鄭建華譯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好莱坞大亨

〔美〕杰·柯琳丝著

赵军译

黑龙江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家港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4 字数：54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95-0132-9/I·42 定价：7.60元

53

希尔沃好不容易才在脸上堆起一丝冷若冰霜的笑意。此刻，她心如油煎、怒火中烧。扎卡利跑来参加她的婚宴究竟想干什么？到底是谁请他来的？

她曾反复查看过来宾名单，以确保其中没有她的怨家对头。鲍比对她俯首贴耳、言听计从，从她拟好的名单上划去了一位可笑之至的女演员和一位目光呆滞的制片商。谁都知道那位制片商的神经显然不正常，因为他一部接一部拚命地制片，尽管那些影片一部都不叫座也再所不惜。

“我想，咱们还是不请那些神经有毛病的人为好，”希尔沃曾委婉地对鲍比说。于是，那两位使她看不顺眼的人立即毫不留情地被粗笔划去。

可现在居然冒出了扎卡利·克林格。他不仅到了场，而且还偏偏和她坐在一起。

希尔沃的笑脸就象是戴了张假面具。鲍比·索罗门肯定知道其中的奥秘！肯定是愿意来这一手！我非让这臭婊子为此倒霉不可！

“晚上好，希尔沃，”扎卡利招呼道。

“扎卡利！见到你真高兴，真让人始料不及！”我希望你能认识一下我丈夫——小韦斯利·马尼。”

“你是不是能去掉那个‘小’字，”韦斯恼火地低声道。

扎卡利对韦斯根本不予理睬，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希尔沃

身上。“祝贺你取得成功。”

“谢谢，”希尔沃应酬道。此刻，她急于想个理由脱身去女厕所，以便确保自己目前处于最佳形象。这并不是说她在顾忌扎卡利会对自己产生某种看法，而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阔别十六年后，她只希望对方见到自己处于最佳状况，而不是其他。

“你一点儿没变，”他说。

他也没有。不过，希尔沃并不打算以此来恭维他。扎卡利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脸上的皱纹也增加了——就这副尊容。他从来就不是个英俊潇洒的男子汉，但却处处散发出咄咄逼人的权威，希尔沃最初就是被他这一点所吸引。

在他们首次邂逅时，扎卡利是个非常富有的大人物；但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后，他已成为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亨和亿万富翁。

“哈！简直太妙啦！”鲍比叫道。就在此时，一道美味的鳄梨和番木瓜做的色拉端了上来。

“你何时打算甩掉那个浑小子？”霍沃德道，一面会意地眨了眨眼。

惠特妮启齿一笑，露出两排颇有些名气的牙齿。“别那么坏好不好。恰克是个相当出色的演员，但人们对他的误解却似乎有些太深。”

“那是个成天吸毒醉得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的海滩游民，根本配不上你”霍沃德说这几个字时竭力表现出高雅的风度。

惠特妮从容不迫地面带微笑道：“我又没打算嫁给他。”

霍沃德真想说一句：“你就照他屁股上来一脚，把他踢出大门不就得了吗？不过，这样说似乎有伤大雅，有失风度。他非常希望惠特妮将自己视为很有教养的人。”

“剧本读了吗？”他问。

惠特妮点了点头。她一头闪亮的秀发、一口耀眼的白牙，眼里闪动着火花。“是的，读了。”

“还有呢？”

“扎普叫我不不要和你谈这件事。”

“什么？”霍沃德一听就勃然大怒。“扎普究竟什么时候当上你的代理人了？”

“我是不是听见有人在提我的名字？”扎普·怀特问。此刻，他正坐在贝弗莉·达莫身边，后者用她在秘鲁时搞的种种恶作剧使他听得十分开心。

惠特妮瞪大了眼睛道：“刚才我正告诉霍沃德现在你是我的代理人。”

“对此，他有何见教呀？”扎普不太客气地说，眼睛急速地眨了几下。他是个很难对付的小个子男人，长着一头闪亮的桔黄色头发，并把它向后梳理成一种又高又直的发型，看上去使人很不自在。扎普是个有名的火爆性子。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惠特妮微笑着答道。“你对此有何看法，霍沃德？”

“当一个人挨了蛇咬之后，他就会到处找人来为自己吸出蛇毒。”

惠特妮仍然面带笑容，“是吗？”

“假如我三生有幸的话，就会找到你为我把它吸出来。对吧，惠特妮？”霍沃德这番话虽谈不上绅士风度十足，却为称得上妙趣横生。

惠特妮笑了起来；扎普和贝弗莉也笑了；伊达·怀特一脸糊涂相，但也跟着笑了。

“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就不敢把所有家底拿来打这个赌，霍沃德。”扎普逗弄惠特妮道。

“纯属胡言乱语！可我就爱听！”贝弗莉叹呼道。“我还以为你要我今晚表现得象个大家闺秀呢，扎普。”

“我可绝不要你干自己做不到的事，”扎普眨了眨眼睛回敬了她一句。

“知道吗，我夫人数月前已经病逝？”扎卡利问，目光死死地盯着希尔沃。

“希尔沃呷着香槟，竭力躲避着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她是否应该说一声听此噩耗自己感到很难过？只不过，希尔沃·安德森从来就不是伪君子，她也绝不愿意表现得象个伪君子。

“这就是说，我现在终于成了自由人，”扎卡利开门见山地说。

希尔沃真想冲着他的脸大声耻笑。成了自由人，但却晚了十六年。这有什么用？

“这正中你下怀，”她冷冰冰地刺了一句。

扎卡利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等着看到她作出较为积极的反应。难道她真不明白自己那句话的弦外之音？那是说，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在一起了。这些年来，希尔沃是他日夜思念、也是他唯一希望得到的女人。希尔沃和他是天生地造的一对，站在他的王位旁将象一位真正的王后。现在，他夫人已经逝去，再也没有什么能妨碍他们团聚了。

“我要向你作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议，”扎卡利又开了

腔。

希尔沃不由露出一脸厌倦的神色。“真的？”

“明天你也许可以到我家下榻的宾馆来。”

“我并不这样认为。”

“事情是为了你好。”

“我并不这样认为。”

“这是一次事业性的会面，仅此而已。”

狂妄的杂种。难道他真以为自己可以大大咧咧地回到她的生活中并掌握她的命运？“我绝不怀疑会是什么其他事，”她冷冰冰地回敬了一句。

扎卡利压低了声音，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那粗哑的低语，打定主意一定要把她弄到手。“你还是别恭维自己的好，希尔沃。对我来说，你已经人老珠黄了。”

这句话简直象狠狠抽了希尔沃一记耳光。他怎敢这样对她说话！他怎敢这样！

希尔沃也象他一样压低了自己的声音，道：“对我来说，你从来就太老了，扎卡利。”

扎卡利干巴巴地笑了几声，突然想起希尔沃的弱点。

“亲爱的希尔沃，你历来就听不进一句不中听的话。”

希尔沃忍不住立即反唇相讥。“那你就受着吧，亲爱的扎卡利，把它从你那声屁眼里吞进去。”

“你好哇？”

米莱妮·莎娜刚从女厕所出来，一听这话不由吓了一跳。恰克·尼尔森出现在她面前，他目光呆滞，脸上挂着毛孩子似的傻笑。

米莱妮定了定心，平静地说：“我每次上厕所难道您都

在后面跟着？”

“可惜我知道您就希望这样。”

恰克全力施展自己的魅力。他的个人魅力通常总能起作用，但今晚却未能如愿。

“您误会了，尼尔森先生，”米莱妮开了腔。“假如您再不放弃的话，那我将告诉我丈夫。”

“嘿——嘿——大美人，滚一边去吧！我彬彬有礼地前来，又没对你那迷人的身体动手动脚。”

米莱妮逼视着他的眼睛。“那就别这样，好吗？”

恰克举起了双手，“你赢了，宝贝儿。”

米莱妮急忙擦过他，匆匆回到餐桌在马农身边坐下来。她心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也许自己应该将此事告诉马农，看他对此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可随后又一想，不行，这样肯定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她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应付这件事。今生今世，米莱妮一直在应付各种各样的麻烦……

韦斯此刻感到无聊透顶，自从与希尔沃作伴以来，他还是首次产生这样的感受。与往日站在酒吧柜台另一边的这些具有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能力的大人物混在一起确实不那么自在，与他原先想像的可以说天差地别、迥然不同。此刻，他已来到这样一个场所，周围拥满为数众多的大名人和大阔佬。一和他们谈上话，韦斯立即就发现，他们的生活象其他人一样燥枯无聊。

卡洛斯·布朗特并不真是什么大才大智之人；奥维尔·古斯博格话谈得太多，声音也太响；他那位老婆也一样，谁也无法让她闭上那张臭嘴；马农·凯博郁郁寡言；米莱妮·莎娜虽然长得天香国色、楚楚动人，但却一晚上也不开口说

活。

桌上剩下就是迪蒂·蒂欧妮，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再就是扎卡利·K·克林格，他坐下来后就一直专心致志地和希尔沃一个人谈话；最后就是鲍比·索罗门，她局促不安、神经高度紧张。

所有人都时刻留着一只眼盯着晚会厅的大门，看是否有自己认识的人由此进出。韦斯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的目光虽然盯着他，但脑子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他的话往往说到一半就无法再继续下去，这实在使人感到对方靠不住，尤其是他们对别人的话根本就不当回事。

希尔沃倒象是有人把她照料得很好，扎卡利从进来后就一直在她耳边窃窃私语。韦斯找了个借口到别处去转转，心里默默数着晚宴上的那些大明星。他从来没和惠特妮·凡伦汀·凯博说过话，既然她是这儿最美丽的女性，就是送掉性命也值得，韦斯心里暗暗想着。他发现自己在围着那张餐桌打转转，眼睛死死地盯着惠特妮。

惠特妮对他启齿一笑，露出两排耀眼的白牙。

韦斯走过去，伸出手：“韦斯·马尼。”

她笑得多么美！

“恭贺新婚。”

“谢谢。”

“您认识恰克·尼尔森吗？”

是的，他在希尔沃生日晚会上卖毒品时就早已见过那个老恰克。只不过，当时他只是个酒吧侍从，可谁又会记得一个酒吧侍从呢？至少今天的晚宴上没人会认出他来。

“你好，伙计，”恰克用力和他握了握手，几乎握碎他的骨头。“你和希尔沃结婚会使双方都非常……非常……”

他说不下去了，用目光向惠特妮求救。

“非常幸福，”惠特妮道，仍然面带令人目眩的微笑。

伊达·怀特在自己的椅子上向后仰去，伸出一只瘦巴巴、静脉血管清晰可见的手抓住韦斯的胳膊。“希望您能待希尔沃非常好，”她说，并点了点头用以肯定。“我们都很喜欢她，这你知道，她是我们中的一员。因此，假如你……”

“她是个职业女性，”扎普插了进来，他的每个字都象一粒粒快速射出的机枪子弹。“在好莱坞，最重要的莫过于作为一位职业家。在这方面，希尔沃比谁都成功，除了伊丽莎白·泰勒^①、谢莉·迈克莱恩^②……现在还有几个。但不管怎么说，希尔沃都是个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

“是的，她的确如此，”韦斯附合道。

“那女人可是个大明星，”扎普接着又加了几句。“她才是货真价实的大明星。你瞧现在那些所谓的明星人物，一个个穿着T恤衫和污秽不堪的衣服，他们蓬头垢面，到处乱窜，那些年轻的女演员让人看上去个个都象是谁家的女佣人。”

“多谢了！”惠特妮不客气地打断他。

“我可不是说你，”扎普大吼大嚷道。“你看上去帅极了，这总行了吧。”

“那我呢？”贝弗莉问。

“你多少有些怪，但可以从希尔沃身上学嘛，”扎普继

① 好莱坞昔日的超级女影星。身材优美，长着一双紫蓝色的眼睛，曾主演过《埃及艳后》、《罗马假日》等著名影片，并两次摘取“奥斯卡”桂冠。

② 谢莉·迈克莱恩是美国著名男影星沃伦·贝蒂之妹，跟母亲姓，曾获“奥斯卡”金像奖。

续说下去，显然对自己的这番理论产生了冲动。“那才叫明星气质！将近三十年前，当我首次见到她就具有这种气质，并且现在仍然有。”

扎普喋喋不休地为希尔沃大唱赞歌，足足讲了一刻钟方才住口。

恰克从桌上站起来。“想抽烟吗？”他问韦斯。

韦斯点了点头，两人就朝门口走去。

“咱们还是出去走走，这儿太热，”恰克建议道。

两人下了楼，上了大街。恰克点起一支大麻，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递过来。

韦斯不愿让人看着不知好歹，所以就接过来吸了一口，随后又递回去。

“这是第一流的货色，”恰克自豪地吹嘘道。

“一点儿不错，”韦斯随声附合着。其实，他手里有比这更好的货，一个成天吸毒吸得无法工作的电影演员知道什么？

“扎普·怀特是个无聊透顶的家伙，”恰克怨恨刻薄地评论道。

“他是干什么的？”韦斯问。

恰克惊讶万分地转过身来对着他。“你该不是故意拿我开心吧，伙计？”

韦斯耸了耸肩膀，道：“我可不是这行业中的成员。”

“不错。不过，假如扎普知道周围居然有人不知他的大名，那他准会气得心脏病发作。”

“我就不知道。”

恰克开始大笑起来。“他是个演员代理商，或者说，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他是你的代理人吗？”

“但愿他是。不过，扎普只在演员大红大紫、处在事业的巅峰状况时才肯接受他们。现在，他为惠特妮作代理。你可别以为那小老头就不想打惠特妮的坏主意，他早就干了。”

韦斯实在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扎普·怀特已经干过惠特妮了？”

“没有……但有过企图，那也够糟的。”

“他至少该有七十岁了吧。”

“那又怎样？难道你以为人一旦过了六十五岁就再也干不动了？”

“希望你不要来打搅我，”希尔沃声音僵硬道。“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扎卡利耐心十足地做着解释。“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十六年，但我却每时每刻忘不掉你。现在我自由了，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来。”

希尔沃嗤之以鼻地笑道：“多动听的词令！”接着又用充满嘲讽的口气加上一句，“可我认为我在你眼里已经人老珠黄，而你对我来说也确实太老。”

扎卡利对她的嘲讽毫不介意。“我需要你，希尔沃，这回是要和你白头到老。”

希尔沃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胆量，更不用说他那目空一切的自负了。“也许你还不知道，”她冷冰冰地开了腔。“这就是我的婚宴，我刚刚结婚。”

“依你看，我出多少钱就能把他从你的生活中打发走？那小子看上去象是一副贱骨头。”

“杂种！依你看，有钱就能买到一切，是吗？你历来就是这种观念。”

“咱们要不要试试？”扎半利心平气和道。

希尔沃带有夸张地叹了口气，从桌上站起来。到处都见不到韦斯的影子，这实在使她恼火，她一阵风似地朝女厕所走去。

鲍比对席间的气氛并非毫无察觉，她立即跳起来，紧随希尔沃而去。

马农发现恰克不见了，于是立即趁机来到旁边一张餐桌上，与自己的前妻打招呼。

“你好，马农，”惠特妮道，立即警觉起来。

“你真漂亮，”马农说，同样警觉。

“你也是。”

这对昔日的夫妇已有数月没在一起攀谈，这使谈话场面显得尴尬万分。但马农还是一意孤行，尽管他知道餐桌上半数以上的人都在拚命想听清他们的谈话。这些人中应当首推扎普，他从来就不肯放过任何一件事。

“我有话要对你说。”

惠特妮用手玩着玻璃杯的杯底。“什么话？”

“在这儿不便说。”

“为什么？”

马农指了指桌上的其他人，“依你看还能是为什么？”

“你好，马农，”伊达·怀特道，捕住了他的目光。

“马农，我的孩子，”扎普也向他打着招呼。“听说你接受了那个被雷诺兹拒绝的角色。”他摇了摇一根手指，道：“这件事实在不该干，绝对不该。”

“我并没有那个打算。”

“那好，那好。”

马农看见恰克从远处走来，不由握紧了拳头，真想在那坏小子的下巴上狠狠来一下。

惠特妮感到要出问题，于是立即说了句：“见到你很高兴。”说完就扭过头去，希望马农能离开。

恰克来到桌上。他本来是个相当英俊的男人，但是往马农身边一站就再也显不出来。他看上去象另一个马农，但却明显要逊色。

“嘿——这不是我的老伙计嘛，”他大声招呼道。“你现在好吗？”

马农历来不认为他们之间是朋友，尽管两人一度曾过从甚密。另外，他认为对恰克这号无赖也谈不上文明礼貌，所以对他的话听而不闻。

恰克将此视作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他好斗地挑衅道。“假如连声招呼也不和我打，那就别来围着惠特妮打转转。”

马农抬脚便走。

恰克却发怒地用手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止住。

“噢，可别，”惠特妮叹息道。她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却无法制止。

马农猛地转过身来，拿下恰克的手，狠狠推了他一把。

恰克站住了脚，自然而然地伸出手去打马农。马农姿态优雅地用手接了这一拳，而他的右拳则干出自己一晚上都想干的事——狠狠一下击中对方的下巴。

“我出了个错，不是吗？”鲍比问。

希尔沃正对着镜子为自己拚命地施唇膏。“我不明白你

的意思，”她说。

“扎卡利，”鲍比又道，“我不该把他安排在你身边。”

希尔沃仔细想了想该如何回答，她和扎卡利的那层关系似乎不太可能有人知道。十六年的悠悠岁月过去了，他们当时因扎卡利的婚姻而对那层关系严加保密。显然是她误会了鲍比的一片好心，把扎卡利安排在她身边按理说是一种荣幸，因为他是晚会厅里最尊贵的人。

“别为那件事操心，”她不以为然道。

鲍比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我实在有所不知，你们俩居然是老相识。”

“噢，我们也是老对头了，”希尔沃含糊其词道。随后，她意识到自己对此仍应采取谨慎态度，于是又加上一句：“我历来发现象扎卡利这种目空一切的男人实在无聊。”

“这话我也同意，”鲍比附和道，一面用手拍了拍她那无可挑剔、高高向上耸起的头发。“我也受不了那家伙，他太自负了。我该把他安排在霍沃德的桌上才对，他们才需要这种人。”

“说得妙极了！”希尔沃表示赞同。

“也许他很快就会走，”鲍比充满希望道。

“假如他不走，那我就走。”

鲍比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晚会即将毁于一旦，不由着急起来。“你可不能那样，”她说，立即处于全盘戒备状况。

“你是晚会的贵宾。”

希尔沃舔了舔嘴唇，斜着眼睛打量着自己的照影，然后又后退几步欣赏起自己化妆修补工作的总体效果来。“不，我能，鲍比。”她甜甜蜜蜜道，“而且也会那样做。”

还没等鲍比向希尔沃苦苦哀求——只要能拯救她的晚

会，她完全准备这样做——米莱妮·莎娜就冲进了女厕所，秀美的脸庞上挂满了泪水。“我恨死她了！”她尖声哭叫着，“我恨透了那个女人！”

“哪个女人？”希尔沃和鲍比异口同声地问。

“就是那个娼妇——惠德妮·凡伦汀，她毁了我的生活！”

在鲍比眼里，米莱妮·莎娜历来是个温良而胆小的小耗子，她此刻表现的这种强烈的愤慨确属鲜为人知。看来，她也并非是个打掉牙只会往肚里咽的女人。

“惠特妮说了些什么？”希尔沃问，对谈话只表现出一丝兴趣，除非话题涉及她本人。

米莱妮还没来得及回答，伊达·怀特和卡梅尔·古斯博格就冲进门来，并同时嚷嚷开了。

“鲍比！”卡梅尔用她那大喇叭似的嗓子叫起来，“难道你不知道外面干起来了么？”

“鲜血哟！”伊达也用她那低沉死板的语调说“鲜血四溅，比比皆是。”

女厕所里实在太拥挤，希尔沃慢慢地向门口走去
“打架了？”鲍比悲鸣道，“在我的晚会上”

“都怪那个臭婊子，”米莱妮扯着嗓子叫了起来。“那个知只道玩男人的臭婊子！我真想砸碎她的每根骨头！”